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陟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甘露見灑清涼心骨頓故沈疴此  
段因緣實非淺淺別後之懷大似空生晏坐

陟六

石室時見法身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  
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久湮幸得大悲手眼  
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上善根比雖  
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皈依者日益漸佳如  
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  
信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真風皆  
從大光明藏中流出足證居士此番宦遊實  
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曹溪志今始  
刻完幸垂一語置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點  
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

又

柯孝廉於五月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君根  
性猛利能於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  
窠堀真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  
大爐鞴耳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  
上根又何能猛勇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  
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強不患不  
如古人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聽方外弟  
子中近得一二人稍可鉗錘俗諦中一時信  
向而真履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曆此子少  
年靈根頗深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  
者咸師事之其真誠動物故孚教如此觀此  
子決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續斯蓋嶺  
表法道機緣運轉之會也近聞與陶石簣太  
史遊此公冰雪心腸非一世清淨戒中來與

山僧相會時惜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更大  
 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  
 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益真為生死  
 人近在林下深知愜懷第與山僧會時此向  
 上一竅尚未開發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通問  
 相慰足荷慈悲不淺也此中法緣漸開弟子  
 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聞之尚有二三未成  
 熟者儻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  
 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如來所使併法門知  
 已所望耳

答任養弘觀察

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  
 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涼安隱  
 便是頓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  
 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

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喻矣

與祝惺存觀察名以幽

我聞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  
 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  
 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知

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曹溪中興一段

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即山野無量苦心

總皆悲願攝持功雖未竟而大槩規模聊為

中興祖道一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

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茲弟子輩手錄

一徃實事列為十款敢乞法施為文作金剛

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實千載之下中

興一大事因緣惟願出廣長舌徧覆大千令

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叅字覺非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固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鍛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墮此故法幢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願諸佛廣大真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鞴同既而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篋束之一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輩頓將歷劫羶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於此耶嘗謂此則公索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類不化東坡之我慢非僭耳不消覺範之

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崖顛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即其今日因緣大越前修真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僧無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着畧露微芒者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起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真念百劫難逢今幸相值豈肯輕易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風波之末若冀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回洪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跬步必追至曹溪原頭水窮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

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己皆以出世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剴心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己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公不以荷擔如來爲己躬真切事亦非

陸六

所以愛山野酬知己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麤浮瞋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何事愧於人哉吾佛有言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忌以瞋與慈悲不兩立耳唯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瞋慢便立百分功德古入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云不必別求

陸六

五

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做永嘉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於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得下只是人所不堪忍處自己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又有何微妙伎倆以涂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工夫作放下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絲毫赤力力踣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斬新日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魍魎潛踪此正修天爵則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真實不朽之功

德者蓋霄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  
此高明以爲何如儻知已不以爲欺則芝蘭  
不足比其契金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  
子歷劫不磨願與公生生世世同爲出世津  
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不相捨離也  
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絕常情出世  
之盟訂之於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  
子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  
已去凡與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  
真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教但願以  
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  
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  
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  
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  
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

陸六

\*

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  
情長悵望各天葛藤徧地願慧劍一揮不留  
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茲  
深每見惟吾未嘗不驚吒相問以何因緣而  
消息頓斷如此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  
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真心實際流出悲  
喜交集反觀照心時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  
數語不覺喜心倒劇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  
有之法也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  
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  
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  
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  
士頓入此道以同體念切故有許多擔憂似

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  
脫體瑩徹如駭雞犀枕即有所偏皆屬客邪  
所感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鏃破三關耳但  
肯心一發則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  
又何敢較其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

第六

七

憂者如爲效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  
古自有出格沒量漢安可與尋常比邪大槩  
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  
但猛的一撻如霸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  
盡又如一聲叱吒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  
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  
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  
最難打破處着力一推若此處一破則百千  
萬種關楛子一時齊破若難處不破縱將百  
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

實用世出世間通無利益何以故以病根未  
拔猶如鼠毒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  
功名事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  
行也既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超世之  
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  
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但能陵轢一世不  
能陵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  
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  
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  
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  
光明種子矣從此一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  
爲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  
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  
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  
旦席捲而囊裏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

笑勾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於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侵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隳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爲之在人而此爲之在我既爲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爲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爲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爲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觸着便怒即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

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窠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楔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古人所謂佛法無多子正此謂也大槩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爲真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即今若能將煩惱窠掘一推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真是天上天下第一自在沒量大快活人也居士能以此爲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又

貧道此萬里之行仰仗諸佛慈力聖主弘恩

坐此瘴鄉得了此一段大事真百千萬億劫最上因緣也惟念居士與貧道同此甘苦豈不能同此法味乎諺云日出事還生塵海茫茫終無究竟得偷閒處且偷閒念此丈夫之軀撐拄乾坤除却世間事更有出世間無窮樂地豈可以目前幻化世間妄想便爲究竟乎居士別來二載想於看破處脚跟一步必能漸入佳境矣居士金剛心中一咳唾耳何如

與湯海若祠部

長干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日即種種幻化之緣皆屬空華佛事耳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真慈攝受之力無諸煩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刁斗不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於無事甲裏千日之期除

奔走行伍供役之暇諸著述不下數十萬言雖無補於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於羅刹鬼國耳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劉存赤

吾人多生積劫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之士靡不爲其陷溺燒煮求一念回心了不可得况望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栖心於淨土乎此又不獨蓮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吾人欲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土之本即生死之根也陸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遺餘力耳願公諦於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圓之際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未發之前預先着眼觀定真真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即當極力拔之然



而吾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根株之弊  
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至  
矣所謂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  
也若於根本一念覷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  
脫之場盡歸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  
內先送心歸極樂天

與鄭金吾

貧道下劣無似第一朽株耳昨者雷霆震驚  
時望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  
而援之種種方便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不  
減長者之於火宅諸子也別來兀坐瘴鄉每  
生疲厭則與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  
生之願今蒙聖恩所賜餘年即其所說之法  
所利之生皆出於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  
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

陸六

士

餘日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  
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奉慰慈  
念以報知己更試省覽聊見空中鳥迹以尋  
道人行脚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  
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  
於縲絏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  
人易感於心知恩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  
以無狀上千宸怒下鎮撫鞠時雷霆在上鼎  
鑊在前即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執事奉  
節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令形如  
金石豈能當其爐鞴耶幸賴足下一言而決  
之真若灑霈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  
五內清涼躍然生色亦不自知在刀鋸間也

在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忍之心油然而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爲仁人君子矣徒銘感於心然不知足下爲誰氏也山野深入瘴鄉當饑饉之餘濱九死之際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值貴僚友詢之始知足下爲何君也謹修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鄭崑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照萬八千土光中苦行頭陀儼如面禮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頓空踴躍之懷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妙在歷境驗心煩惱空處不用別求般若諸塵透處即此便是立門伏誦實際一語真醫目之金篦也親承有願接足無時妄情依依益增傾倒惟真慈攝受不捨有緣風便更希遙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五羊又稱茂茂所居壘壁非蘭若也貧道仗聖慈以萬里爲調伏兢兢執役爐錘間且幸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氣似漸銷鎔誠如飲水然終似陸魚溲沫耳嶺南曹溪乃六祖演化地禪門洙泗肉身也在也貧道竊願持一培土以徵靈於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放捨身心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間今賴當台寬假似可息有頃乞食凌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如天鼓音三復慈旨真無邊大悲不捨有緣

卷六

十三

答葛自修

承示自切即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

心死後身尚在如何不靈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已以山野自入法向道入山修行已來今已三十餘年所閱海內緇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但以宿習般若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薰種子邪正頓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偽遲速之不等耳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真正知識聞薰無上般若種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出大似一物梗繫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却覓不得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即向他尋覓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

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今又被他流轉將去所以被他流轉者只是將此心當作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冤對耳此正謂舍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槩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自此已後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六祖已下南岳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

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且人覓神光不可得一語與足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信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與神光有二則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若謂即此不可得者就便是悟如何神光一悟求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既云疑團不知向何處去何以今日於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文字又作障礙耶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瀟灑今日爲何又不灑落即看不灑落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是誰障礙足下但着力就

勝六

七

在痛處下錐錐到沒下落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始知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僧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畫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筆草草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即唾却燒却又不可留與後人作話擲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願耳但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進道耶今外居軒冕內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興慈運悲所謂觸目皆是成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即一日之間所作功德尤較區區千萬什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

勝六

五

大運籌安攘之畧在公大智之中猶一覘耳  
但以慈爲根以悲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  
大定之中如此即是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豈  
可與爲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藉斯桔槔  
轉爲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坐  
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爲獻此腐言用發  
公一唾何如

又

山野生平以直了死生爲念二十餘年苦志  
山林即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  
良已自信一切魔冤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  
其他禍患得失是非毀譽付之自然又何擾  
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清涼心地未嘗暫移  
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冰雪於  
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日

耶揚帆而西也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  
鏡止水聊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煅  
煉將來幸無爲我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胥  
至樂儻天假生還尚圖了未盡因緣相伴餘  
年也

又

貧道自涉難以來實濱九死直今正眼觀之  
然未見纖毫動靜相即萬里相懸其實不離  
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  
久矣豈復效常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  
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  
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陽炎蒸如火鑊瘡癘  
死者澤若沃焦貧道兀坐尸陀林中飲瘴烟  
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醍醐苟非智竭情枯  
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爲護法已借一枝於

會城壘壁間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  
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  
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牆古人嘗  
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語  
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  
知居士不忘貧子敢此以慰其他復何所云

陸六

十六

又

山野坐蠻烟瘴霧中且喜生緣日薄道緣日  
厚形骸愈苦心地愈樂是則何地而非君恩  
何莫而非佛力耶此可與知己者道難與俗  
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  
病唯有學無生况百歲光陰如撚指能幾何  
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世滋味  
備嘗始盡諺云到底鹽如此鹹醋如此酸到  
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儘好只恐去時不

陸六

十七

如來時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  
與夫兒女計皆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  
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不覺失聲自然着急  
打整自己脚跟下生死大事若不着急打整  
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士此  
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即爲居士言  
此一着故不惜身命願與之遊然雖半積陰  
功半養身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  
良始終爲韓之意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  
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而已其實未曾打  
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相照亦未  
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了  
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於此即此可  
以觀生死矣况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  
天眼看來猶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歡如

昔日何況生死長途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儻  
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別再出頭來不  
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興言及此大可悲酸  
山野受居士知己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  
信山野不至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己也

與周礪齋大史

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  
幸接公於龍華樹下睹其道念精真喜徹心  
府然古人輕千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  
已耳自爾山僧當盡命山海無復他慕賴公  
法眼圓明何當復咎贖贖者私念東方文運  
啟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之鄙人耶世出世  
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狂言實所  
望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合如

此何足爲悲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

使諸佛子無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

烈燄之所焦枯不能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

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翳功德之林貪

瞋攻涅槃之宅伐之以酒色之斧縱之以猿

馬之蹂將日見荒蕪竟爲鹵莽願足下心心

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勒隄防將鮮

敷覺華莊嚴寶地冀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

蠕翹蛸齊登覺岸以足下不獨振家聲於未

勝六

大

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之羞非此何以望足

下伯仲間也行役萬里足下體此猶比鄰耳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寥寥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

幢以作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睽隔多年

昨樹下相逢儼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  
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者  
自非心光密迴何以圓照如此安可以音聲  
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年來  
苦心山林猶坐竿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

陸

元

因緣誠不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  
來兀兀虛巖心獨照敢負知己時復海湛  
空澄法身頓現此中豈非感應道交耶間披  
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雖註疏多岐乃人  
人老莊非老莊老莊也唯公入此三昧甚深  
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常論此老出無佛世竊  
且以類辟支加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  
通變化多端眩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勘不  
爲其播弄若覩破底蘊真有別解脫門此老  
萬世之下與公可謂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

中嘗以二老爲伴時時察其舉動頗有當心  
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字點綴  
尚未錄出容當請正

與楊復所少宰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慈真心流出比  
見聞者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  
醒多少夢中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  
熙怡合掌讚歎耳黃生來復接法言且云猶  
有所未安第揄揚山野者似已太過唯海門  
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微一語更增光燄耳

答戴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  
響耳但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  
易信爲必然者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炤前觀  
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鏡炤徹十方一切精



麤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劫事猶未爲  
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作善  
惡之事此政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千年  
後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於多  
生之前寃對酬償固已分明定於先世矣業  
因未熟惡緣未至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迴  
顛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人蚤已照見於大  
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寃家會遇惡果成就  
即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念  
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  
真常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  
還自受此必然之理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  
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也乃自作耳

### 與殷參軍

卷六

二十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聞此時從征尚在黎  
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此輩非黠鼠皆天民  
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  
功高也昨鎮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屬之再三  
矣萬無以殺爲功見時當浹洽耳舊有望瓊  
海拙作葢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箋頭以見  
意

### 答鄭孝廉

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  
念現前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  
其靈明於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真耳此  
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知則聖賢可立待也  
公即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  
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覺至純  
善之地則性真自復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

答鄒南阜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疴深居其緣益絕此實天賜爲閒人回覩塵寰擾擾勞生求無事人能得幾想知已必時時爲一鼓掌也賴此護法得以安禪寂靜於楞伽三昧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叅赴端州制府約得書云大有流言於制府中傷山野者甚重二公爲之力辨幾於髮豎背裂此果何謂哉以此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徒輩相從者以無門托鉢今盡遣歸唯山野單丁寄此旅泊尤爲輕快枯木寒巖不減在昔非比無以破炎蒸消瘴毒也時惟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食爲國自重爲道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山野處此患難幸得以叅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門不淺年來寂寞苦空不減深山窮谷屏絕諸緣迹不入俗城中知己獨王勛丞一人經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往來真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裨即所資給亦損口分衛性命相依此段因緣大非淺淺此公肝膽炤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

又

粵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苦海波

嚮望無涯際貧道隨風漂泊畧無寧止始知  
古人以塵中作主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  
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  
此再三致意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  
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

勝六

主一

此嘗聞煩惱烈燄正是聖賢爐冶種種執着  
之習非此不足以銷鑠之苟非聖恩何以臻  
此久而愈見恩大難酬也此中轉塵勞爲佛  
事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真切  
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  
實霄壤矣曹溪祖道源頭雜穢充塞久爲魔  
窟今已灑掃潔淨尚有未了公案奈此中力  
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適辱使者至斯  
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  
入慧照儼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

勝六

主一

普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真之符又何能  
轉煩惱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  
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又何以消  
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  
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貧  
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  
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  
化大顛絕響江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  
宗之幟貧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  
生俗習稍稍破執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  
作曹溪志序真赤心片片可謂舌長拖地也  
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與岳石馭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鄒魯之闢嗟夫直道既不容於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聞避地會城亦非久計聞之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元非實法公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構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也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心檀門未闢未見拮据儻得文殊遙伸右手則可頗見樓閣門開也公其能無意乎

又

往辱顧視司城獄中不減慶喜之間調達於鐵圍也是時以醍醐灌口甘露灑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塵寰豈能再見比於座中觀金剛烈焰閃爍人目別來畢竟忍俊不禁蚤爲吐露不識邇於寂滅海中時復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所賴佛祖神力攝受以車塵

爲華座以馬捶爲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話令無數觸髓眼開光破黑暗誠不自知爲業力所使又不知爲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耳

與虞德園吏部

遙望居士踞天目之師子叱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沉復師彌勒而弟無著矜性戒而覩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罪藪而入罪鄉雖於法性無虧第妄想者不無顛倒見耳如居士以法眼視我者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覩護法精心真能令人毛孔酸澀嗟此末法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廁不獨光明不露抑且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

勝六

二十四

合花美人子哉

與樊友軒侍御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比柯君來更審  
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柯  
君別經年一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阨皆

陸六

五

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朋蓋天緣也楞  
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  
加被業已苟完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遊目  
不無漏逗萬乞指摘金篦更爲一大法施也  
聞門下諸生日益進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  
以大悲爲首惟瘴鄉正座下悲願地冀無倦  
津梁爲斯道幸

與邢梅陽孝廉

江州爲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  
此偏多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幹敷華

秀實傑出前輩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蒂  
如此也達師往來層雲五老之間非足下同  
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矣恨無緣一  
把臂耳

與瞿洞觀

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法喜遊泳諒  
不索莫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  
主盟斯道可謂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  
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下智種於今生證菩  
提於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不自今日始  
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真切者願公時以法  
水澆灌靈苗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  
昧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回轉是則非公  
其誰哉鄙人深知滅裂有濫絮然切不敢  
增慢所幸辱在心知真期不工慶慰何言歸

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沈枯寂臨別數語  
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熾願公爲  
道自攝無疲津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供以五燈會元即公惠我三昧  
也山僧時時來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  
古人然亦畧領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因地一  
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此拈轉話頭他日或  
當有報知己豈敢有忘因地耶惟公塵塵按  
指海印發光遇物舉揚無非佛事但不知新  
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  
隨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勸  
智勝遺塵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  
出世誰爲當機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寶問訊世尊無多

沙六

二六

憍慢嫉妒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下願時時  
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真同夢事思  
晤語印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  
之願日廣入理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  
利之行直進乎金剛心地矣山野爲業風飄  
鼓一至於此且幸如幻三昧援理障之坑此  
荷諸佛神力爲之勸橋想居士知我者必大  
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策南來時於都  
門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  
不意路頭緣差竟過南康自入瘴鄉仗慈悲被  
煩能以冰雪心腸飲嵐癘之氣比及三年可  
免四大增損耳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  
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

陸六

二七

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今始舊木  
 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楞伽每慨讀不能句鼻  
 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涂竟爲皆僻山野  
 頃荷聖恩賜以空閒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  
 之愆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  
 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  
 儻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  
 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  
 性源若夫於佛祖建立門頭曲唱傍通聊可  
 以引一綫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音釋

鍛 所拜切 掘 苦骨切 覘 莫結切 鑠 書約切  
音曠 音窟 音減 音

邊 切寺切  
音廁